

那年,贤山泚水



信阳师院正门是仿古式样的建筑,红砖背景镶着蓝瓦,有点徽居的味道。进门处,几排高大的杉木拱卫着师院。沿新民路直上,一路风景宜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科技楼对面的几株樱花,待到春三月开得甚是精彩。只见一朵一朵连着一束一束形成一片一片烂漫的花海,绝对是师院一景。

逢着没课的时间,我们会窝

在图书馆,或是躺在草地上阅读。有些天性好玩的学生一边听音乐,一边观赏师院优雅的花草树木。那时,化学楼前的爬墙虎油绿油绿的,宛如披在身上的一层外衣。

晴日里,白鹭翩翩起舞于泚水岸边。彩虹桥飞架南北,车流不息。泚水澹澹,偶有几叶小鱼船划过湖面,留下几道水痕。那波纹四散开来,涟漪阵阵。沿着泚河漫

步,十里茶韵路,浮雕优美。看那一座座茶亭,飞檐翘角,藤蔓交织,白色的亭顶上偶或停着几只小鸟。

以茶文化为主线的采茶女造型极其逼真,宛如朝山下,勤劳的采茶姑娘正专注地采摘几叶凝露的鲜茶,然后抛在茶筐之中。那纤细纤枝一颤一颤的,将露珠轻轻洒在姑娘身上。沾湿衣裳的姑娘就像出水芙蓉,娇艳动人。这使我不禁想起信阳这座美丽水城养育的茶乡美女,古时的褒姒,当今的茶文化节迎宾小姐,还有那茶艺表演上手持长壶,悬水杯上,德艺双馨,美貌如花的茶姑娘们。这样的场面在由师院承办的茶文化艺术节上见过很多次,的确是一种视觉上的盛宴。

在八一路那地方建有茶都一条街,规划得很是齐整。记得旁边开了一家粥鼎记,有一次就去那里喝过一碗南瓜粥。平时街上,各类茶产品都有展卖。印象中,五云山、车云山的信阳毛尖卖得最好,当然也是信阳茶中的正品和精品了。文新茶,商城翠峰,还有新县的新林玉露也都很有名气的。那时上下班时间,西关桥交

通特别拥挤,很有些大城市的况味。如今,西关桥少了压力,多了一些魅力。倒是新建的钢索斜拉桥分去了原属彩虹桥和西关桥的交通压力,而西关桥渐渐成为城市景观的点缀。

水在城中,那城就在山中。这山就是大家熟知的贤山,的确贤山,竟培育了像何景明这样的文豪,而山上的贤隐寺也是远近闻名。

待到春来贤山,满目翠色,群峰叠嶂,山上映山红开得十分艳丽。红红绿绿的山景倒影泚水之中,美不胜收。而在这样的季节,师院也开学了。那优良的学风正萦绕在潭山上,晨读于林间,放歌于泚水之滨,锻炼于南湾湖畔,这些都是难得的寓学于乐的方式。待到静夜里,昏黄的师院街灯照着四围,整座校园雾蒙蒙的,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那些倦飞的鸟儿渐渐落入林间,一天的好时光就这样悄然离去,不留一丝痕迹。那远处的贤山也渐渐落入梦乡,睡得沉沉的。

待明日,推开小窗,贤山依旧,泚水长流,美好的一切从头开始。

诗品时空

放飞梦想

陈汝锋



当太阳从东方升腾,
沉睡的大地渐渐苏醒。
愿每个人都展开笑颜,
迎接美好的一天。

学生们蹦跳着歌唱着,
轻松欢快地
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
不再被沉重的书包压弯了
腰,
不再被如山的作业累坏了
眼睛。
不再从铁索滑过深谷去到
学校,
不再是皸裂的双手
捡来干柴支起小“锅”做饭。
让全国所有的教育资源实
现共享,
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
一样茁壮成长。

大学的骄子们带着阳光般
的笑容,
追逐着自己向往的革命理
想。
不再由父母辛勤的供养,
不再为因学而贫的家庭苦
苦撑起希望,
不再为还掉上学的债
而远走异国他乡
放弃了心中报效祖国的愿
望。

普通的老百姓能够幸福安
康,
人人都享受着社会文明的
阳光。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勤廉为民的执政理念
是人民群众永久的意愿,
似阳光雨露滋润心田。

把思想、梦想、理想铸成一
个伟大的信念,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追求孜
孜不倦。
一切美好的愿景终将实现!

心灵札

满山野菊花正开

樊立燕

暮秋时节,萧索之气又添几分,清冷之感愈加明显。尽管此时的山峦已经苍茫,我还是想趁周末难得的闲暇,去山中寻觅我向往已久的清幽与自在。我在满山枯黄的萧瑟中,遇见了她——那散落在山野中的野菊花。

放眼望去,在不经意处,野菊花星星点点,开得正欢!在丛林中,有她可爱的笑脸;在田埂上,有她清丽的芳容;在低洼处,有她娇小的身影。她没有玫瑰的火红热烈;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芍药的耀眼大气。她很渺小,很不起眼,以至于不走近她,很难发现她。若不驻足细看,匆匆而过,会很容易错过她。可她就那样渺小而高傲地绽放着。

我独自走近一簇盛开在半山

腰的野菊,然后蹲下身来仔细观赏她。她的叶子并不清秀,甚至有些粗糙,有的已经枯萎,变成黑褐色,有的半黄半绿,这些叶子漫不经心地附着在一根根干枯纤细的枝条上,看上去有些单薄。目光顺着枝条游移,那枝头的一簇小花开得着实可人,好像吸收了整个根茎的营养。这些小花你挨着我,我挤着你,很是热闹。花骨朵,绿绿的,嫩嫩的,如黄豆般大小。这里的野菊花多为黄色,这种黄并不耀眼,有着清幽和内敛的气质。一阵秋风吹过,野菊花随风摇曳,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如同咖啡的苦味蕴含着芳醇,沁人肺腑,令人沉醉。我爱极了这些野菊花!她把秋天的原野装点得清新雅致,给这个萧瑟的季节带来生机和希望。

菊香氤氲中,我想起了陶潜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东篱的菊花开得固然美丽,也能傲立风霜,但难免有博取人们的赞赏和爱怜之嫌。



唯有这默默盛开在原野中的野菊花,选择了自然,选择了寂寞。虽然很少脚步在她身边流连,很少有人给她赞叹,可她获得了清静,也远离了世俗的目光,不做他人观赏的玩物。她不逢迎,不造作,不张扬,不媚俗,低调真实,内敛含蓄。你来与不来,

我依然绽放;你见与不见,我依然美丽。这是一种真正的孤高冷傲,真正的淡泊宁静,真正的不染纤尘!她只属于大自然。清高的野菊活出了自我,活出了高光,活出了生命的最本真最诚实的模样!

我从山中来,野菊花儿正开。

流光碎影

我的“记者”生涯

邹晓峰

我是1980年从事业余新闻写作的,屈指数来已经有33年了。33年来,我采写新闻稿件2360余篇,被《人民日报》《农民日报》《河南日报》《党的生活》《信阳日报》等报刊和县以上网站刊用1650余篇。在部队服役期间,因新闻报道成绩突出,1983—1984年连续两年被部队党委记个人三等功两次。1985年秋因部队大量裁员退伍返回了家乡,回家乡后,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采写新闻稿件,连年被光山县委政府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个人。

回顾我从事业余新闻写作的经历,回首我的“记者”生涯,我感慨万千……

我采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在1980年10月,我记得十分清楚,我们连队是高炮兵种,每年的秋季都得外出打靶演习。我是指挥连的通

信兵,在训练中必须带军事地图,我发现个别战友对旧破地图随地乱扔。当时我想:军事地图是需要绝对保密的,不能随地扔掉。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军事地图应妥善保管》的稿子,不到5天时间就被成都军区《战旗报》社刊用了。稿子经过编辑斧正后的铅字只有180个。当连队通信员说我的文章见报了,我急忙地在他手中接过报纸,看后此刻的心情就像从小过年穿上娘给我做的千层底新布鞋一样,高兴得真是无法形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习作见报啊!

1985年10月退伍返乡后,正值村里进行党支部换届,我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在此期间,我一边带领群众发家致富,一边采写新闻稿件。1985年11月至1986年9月,就采写新闻稿件50余篇,被省市县采用23篇,其中题为《父拜子》的新闻故事在《河南农村报》第一版醒目位置上刊发。当时正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我们村有一个年轻人,在某农业报刊上看到种藕的效益好,就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搞起了莲藕种植试验。因为我们老家当时大

家都是种水稻,还没人种过莲藕。所以他的父亲非常生气,对儿子说:“你要是搞成了,我就拜你为师。”这话既是骂儿子不务正业,又是和儿子赌气。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照着技术资料操作,还真把莲藕种出来了,喜获丰收,效益远高过种水稻。在前来取经亲戚和乡邻的哗闹下,父亲放下面子,还真就拜了儿子为师,学习莲藕种植技术。

根据地方对服役期间立功的规定,1986年9月我被正式安排到光山县城桥镇某一小学任教,后调入白雀园镇一中任教。1993年9月,白雀园镇组建电视台,我被镇里抽调到台里做新闻摄像、采编工作,此项工作一干就是10年。10年来,我在搞好摄像和采编工作的同时,主动承担起全镇范围内的新闻报道工作,每年见报都在50篇以上,白雀园镇连年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乡镇,个人也被评为先进个人。

现在,一定有不少人都认为我是一位身体健壮、血气方刚的男子汉,而知根知底的人才知道我是50开外的一个食道癌患者。但重症没

有压垮我的意志,没有压垮我的精神,没有压垮我的追求。2011年11月做了手术出院后,又干起了老本行——教书、写稿。不少人劝我:你就不要再操心啦,要静心地休养,争取早日康复。而我认为,我在心情舒畅的情况下,活动活动身体、动动脑子,要比整天待在家中,想入非非要好得多。

患病后的两年中我更加热衷于新闻写作,仅2012年就在省市县的报刊和网站上发表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90余篇。其中,我采写的《把校园书香带进学生家庭》一稿刊登在2012年7月23日《教育时报》上,获得该报“新闻大赛”奖,同时个人获“优秀通讯员”称号,是全市唯一的本大赛的获奖者。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全年可望见报突破120余篇。

大作家路遥在创作时,喜欢把自己关在堆满旧报纸的屋子里,所以在他的小说《人生》里,很多情节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的真实事迹的加工创作,这样的作品真可谓贴近生活。我觉得,写新闻稿,真实地记录我们的生活,把这些记录连起来看,就是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一点一



滴地变化。把这个时间再拉长些看,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正从一个贫穷的国家逐渐变得富有而强大。对我个人而言,活一天,就要写一天,这是我的性格,更是我执着的追求。因为,我热爱记录我们五彩缤纷的生活,更热爱我们逐渐强盛的祖国。